



谁在忽悠中国

吴树 ◇ 著



YZLI0890123027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中国文物黑皮书Ⅲ

誰在忽悠



吴树◇著



YZLI0890123027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谁在忽悠中国 / 吴树著. —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1.11
ISBN 978-7-203-07444-1

I. ①谁… II. ①吴… III. ①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93188 号

谁在忽悠中国

著 者: 吴 树

责任编辑: 冯灵芝

选题策划: 北京汉唐阳光

封面设计: 思想工社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 030012

发行营销: 010-62142290

0351-4922220 4955996 4956039

0351-4922127 (传真) 4956038 (邮购)

E - mail: sxskcb@163.com (发行部)

sxskcb@163.com (总编室)

网 址: www.sxskcb.com

经 销 者: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承 印 者: 北京通州兴龙印刷厂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2

字 数: 300 千字

印 数: 20000 册

版 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3-07444-1

定 价: 4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本书简介

本书是长篇纪实文学“中国文物黑皮书”三部曲的终结篇，前两部《谁在收藏中国》和《谁在拍卖中国》近年来持续畅销内地和港澳台以及世界其他华语区域，被读者携评论界誉为“解读中国文物市场的百科全书”。本书延续作者一贯奉行的纪实风格，对中国内地文物市场进行整体扫描与剖析，其中有诡谲离奇的文物案例，有沉浮江湖的收藏者故事，有金融资本操控拍卖市场的黑幕，更有鉴定专家、高仿高人、收藏达人共同解密收藏迷局中的种种玄机，给圈内人指点迷津，为局外人揭示真相。

本书评介

较之前两部力作，这本书是一记更加猛烈的直捣要穴的重锤。我首先看到作者具有强烈的现场意识，身临其境的锐敏，坚不可摧的勇气，踏遍千峦的艰辛以及皓首穷经的执著。所有这些都具同一指向——真实。令人为之震撼的、心痛的、深邃而裸露的真实。

——理由 著名作家、评论家，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

作者历时数年，一口气写完“中国文物黑皮书”三部曲，全方位揭示了中国文物收藏界的乱象与幕后真相。难能可贵的是，作者没有止步于一个个鲜为人知的奇特案例，而是用记者之眼，向读者揭示了收藏乱局后面的文化危机，以及文化危机后面的精神危机！

——谢辰生 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起草人

《谁在忽悠中国》系统描述了中国收藏行业的生态环境，从多个角度解剖了这一领域投机、造假、诈骗、作恶的一面，细心的读者不难由这里洞悉资本的阴谋，看看资本大鳄的热钱是如何气势磅礴地砸进来，怎样静悄悄地席卷而去，领会时下“资本扩张，八面撒网，中产收藏，受骗上当”的混乱局面。

——摩罗 著名学者、作家，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这是一部参不透的天书。大家既为其神秘气氛所吸引，亦为其扑朔

迷离的故事所混淆，足以使文物爱好者惊心动魄！

——汉宝德 台湾世界宗教博物馆荣誉馆长

吴树先生写出这部精彩万分的书，非混迹多年的圈内人无法办到。我得以以一个普通读者的身份，悠然于丛书中看尽古文物交易幕后的光怪陆离，这是莫大的特权和享受！

——何飞鹏 台湾城邦出版集团首席执行官

吴树以记者之眼、赤子之心，深入文物市场明访暗察，通过他的亲身经历与文字，让我们看到中国文物收藏、拍卖市场的真相与内幕，了解中国文物流失的现状及产生原因，读之使人反省，思之让人警醒。

——中国收藏家协会

记者、作家吴树发现了中国当前火红古玩市场直接孵化出的黑色文物产业链，由盗墓、盗捞、盗窃人员与走私者、销赃者、制假者组成。他历时五年，考察了英、法、德、美、比利时等西方艺术品市场，也明察暗访了中国文物界，推出“中国文物黑皮书”三部曲。吴树狂歌当哭：“为什么富裕成为了我们弱智的象征？究竟谁在拍卖中国？”他呼吁“国强民弱为强弩，国强民强则长盛”、“富裕不能成为我们弱智的象征”。

——香港《亚洲周刊》年度“十大好书”评语

他在死神的追逐下，竟然还能沉痾偷闲，对中国文物市场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写出长篇纪实作品“中国文物黑皮书”三部曲。他以衰弱之躯，立于历史观的高端，在书中对目前中国文物的危机现状直言不讳，对诸多

危害中国文物事业的丑陋现象四面出击，令人读而震惊、思而后愤。

——文化部《文化遗产》“文化遗产保护十大人物”入选词

阅读中，感到书中有作者一贯的仗义执言，文字激扬，让人觉得作者是一名“愤青”，实际上作者已年过六旬，且身患脑瘤，只因“心态年轻”，心系中国文物资源保护。这也正体现了作者追求的道理：“国强民弱为强弩，国强民强则长盛。”在这里，作者把它们揭示出来，从而为当代人提供了有效的心灵自助，同时也体现了一个作家的社会良知与人文关怀。

——《羊城晚报》

对读者来说，这是一本一窥文物市场的很好读又有趣的纪实作品。吴树认为，这波国宝热带来的是文化价值的崩解，中国文物自身价值被市场价值所颠覆。

——台湾《联合报》

序 言

崛起与沉沦

理 由

当吴树先生告诉我，他在动笔写《谁在忽悠中国》的时候，我先已知道他的另外两部著作——《谁在收藏中国》与《谁在拍卖中国》正以风卷长云之势在各地热销。近年来，我因寻觅一门偏僻学科的书籍，成为书店的常客。从北京熙熙攘攘的新华书店，到台北温情脉脉的诚品书店，我看见他的两本书都摆在光束聚焦下的显著位置。不久，就得知《谁在拍卖中国》被《亚洲周刊》评选为“2010年十大好书”，与“叛逆大师”李敖在《阳萎美国》中直斥世界超级大国那些痛快淋漓的文字列于同一名单。

在内地，也因为前两部书，吴树被《文化遗产》评为“2010年中国遗产保护十大人物”。评语是：“他在死神的追逐下，竟然还能沉痾偷闲，对中国文物市场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写出长篇纪实作品‘中国文物黑皮书’三部曲。他以衰弱之躯，立于历史观的高端，在书中对目前中国文物的危机现状直言不讳，对诸多危害中国文物事业的丑陋现象四面出击，令人读而震惊，思而后愤——吴树：淡定生死，以笔为矛的斗士！”

《谁在忽悠中国》是“中国文物黑皮书”的第三部曲，好的丛书应有后继的高潮。当我翻开面前的这部新作时，看到了什么？

较之前两部力作，这本书是一记更加猛烈的直捣要穴的重锤。我首先看到作者具有强烈的现场意识，身临其境的锐敏，坚不可摧的勇气，踏遍千峦的艰辛以及皓首穷经的执著。所有这些都具同一指向——真实，令人为之震撼的、心痛的、深邃而裸露的真实。这是新闻调查或纪实文学的第一要义，也是记者和作家必备的赤子之心。

为揭示真相：青花瓷作假，哥窑作假，高古玉作假，青铜器作假，名人字画作假……作者以抱病之躯踏访了数不胜数的城镇乡村，在广漠大地上纵横奔波，而且往往是偏僻的深山秘谷。在网络万能信息爆炸抄袭时髦的当今，他的作品不是产生在书房里，也无关搜索引擎，而是产生在鲜活的现场。通篇几十万字大多是现场白描式的对话，有筹谋，有巧遇，有偶然擦撞出来的语言火花，也有那些大亨们因心理膨胀而大言不惭的直白。通篇叙述不见杂芜斑驳，自然天成，又蕴涵着踏破铁鞋的必然。

作者的明察暗访为我们呈现触目惊心的现实——中国文物市场整体违法。作者把盗墓、走私、作假称为“三恶”，其中仅作假一恶就包括了从制假、售假、拍假到假鉴定的一个庞大的欺骗体系。而作假与走私的联姻、出口转内销的切换，令这个链条邪上加乱，却逍遥在法律之外灰色与黑色的地带。在对诸多“乱世英雄”的采访中，可以看到作者深厚的文学修养和刻画人物的独到功底。每个人物都棱角鲜明，跃然纸上。

那位纯粹因为个人爱好不幸成为“文物殉道者”的善良教师，经历被抓被放又被全盘抄没的悲剧，性格中似有“范进中举”式的扭曲和癫狂；那个因从自家宅基中挖出几件青铜器出售获利而被判刑的老支书，双目失明后出狱，每天犹如雕像般伫立在樟树林下，用盲眼追逐着日出日落，一面忏悔自己的罪恶，一面倾述他对上个世纪生活情调的怀恋。当采访者递去一支香烟，掏出打火机，老人立即制止：“这里是树林，别打火！”一个场景，几个细节，这是多么悲凉的意境，又有多少象外之意，境尽而意伸……至于那些巧设骗局的主谋，几片瓷片起家的暴富，官商勾结的政治明星，呼风唤雨的CEO，似乎有着他们理不直却气壮的时代宣言：“我离得开高尚，离不开钱！”伴随着人物逐一登场，使得那些真实故事一波三折，悬念迭生，大起大落，峰回路转。几乎每个事件都有着欧·亨利式的结尾，都可能发展为更大篇幅的独立篇章，但作者似乎更加珍爱他的白描式现场对话，以保存浓缩的质感。

纵观全书，贯穿着作者锲而不舍的追问：到底谁是这场巨大博弈的主要受益者？坊间有些似是而非的传言：“作假的多是农民，买假的多是大款！”前者利用信息不对称捞些灰色收入，未尝不是补偿性的利益再分

配……作者层层剥茧，甚至开列成本损益表格去计算，结果令人沮丧，最大受益者仍是那些豪门巨富，笔锋直指苏富比和佳士得，以及内地不良的商业大贾。苏富比与佳士得或许认为另有曲衷，但中国人的愤懑是他们无法理解的鸿沟。即使有些钱落在国人手里，事实上也随时在流向国外。

所有人物和事件都被作者用东方美学一览众山和以大观小的视角，置于自己的审视之下。他没有将复杂的采访对象简单化、脸谱化或妖魔化，而将他们视为时代剧烈变迁下的众生百态，对于那些罪孽当罚的生灵，作者甚至抱有悲悯情怀。如在“京津纸贵”一节中，他记下那个很有些艺术才华的美院青年教师发出的嘶喊：“我也知道自己的真正价值在哪里，可是有什么用？若不是这两年干这种见不得人的脏活儿，别说买房子，我连老婆都讨不起！……‘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这就是现实，对吧？残酷的现实！‘你画一千刀宣纸，不如为我们娘儿俩挣一刀人民币！’——我老婆的至理名言！与其砸钱去办展览、买评论，我还不如直接出卖灵魂来得爽快！”

这些话听来令人撕心裂肺，百感丛生。“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那是屈原的仰天长啸，为什么今天听来仍然觉得贴切？出卖灵魂是常人打死也不会承认的天下大不韪，为什么从画家口中说出竟有几分坦然？在其他行业被视为潜规则的东西，在文物、艺术品行业则是明规则，毒化氛围的弥漫被人们熟视无睹。

吴树先生还写道：“平日里，在北京经常听一些圈内人讲述河南古董贩子做局骗人的段子，但是我几次来河南暗访，却发现接触过的男男女女都有爽朗直率、热情好客的淳朴古风。”这个视角令整部作品笼罩着沉重而凄婉的雾霭，由此也使人得以窥见作者的品格——一股炽热的忧国之情，一个义无反顾的勇士，一位悲天悯人的诗意作家，集犀利与温情于一身。

本书下卷汇集了作者与国内若干顶级鉴定专家及金融学者的对话实录，其中含有高端的知识性和思辨性，对各地众多收藏家与读者皆有裨益。同时，也更加凸现了科学与经验的对峙，审美与功利的纠缠，法律与现实的困惑。一以贯之的主线仍是这场收藏大潮的真假之辨，是对仲裁与

监督机构的功能缺失的警示，是对“没钱者断假，有钱者断真，钱多者断珍”那些败坏行为的谴责。

广义的收藏是人类文明的美好传承，狭义的收藏是个人怡情养性的优雅爱好。但是，在这场被吴树先生称为“全民收藏运动”中，席卷了8000万以上的大众，每年营业额高达上千亿元，其文化内涵却彻底变质，成为涌动着欺诈、谎言、卑劣、贪婪、自弃与麻木的一潭浊水。

近在晚清之末，在美国人阿瑟·亨德森·史密斯笔下《中国人的天性》一书中，对中国人的勤劳、刻苦、讲礼节、好面子、知足常乐的性格尚有些许肯定。仅在三四十年前，我们的社会还是一个讲理想、讲奉献、讲诚实、讲互助、讲自律的社会。而今日，整体国民道德素质的下降，却迅即判若两群。

古今中外，良知、道德、法律，是维持一个正常社会的三个维度。良知靠自省，道德靠约束，法律靠强制。这三者，我们所剩的都不多了。

或许，当人们清晨端起一杯牛奶都为其品质忐忑不安时，相比楼价狂飙、官员贪腐、食品作假、偷工减料、事故频发以及外患环伺等等诸般大事，矫正文物收藏的乱象并非当务之急，它不过是发展大潮中一簇混浊的浪花而已。但是，这个问题对我们的启迪却更具象征意义。

人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国民的性格也决定国运。

一个大国的经济在日益崛起，一个大国的精神在向下沉沦。这个大国能在两股悖反的力量中走向雄强吗？一个因缺失信仰、正直与诚信而必然涣散的民族，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吗？

2011年7月24日于北京

理由，中国著名作家，艺术评论家。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1977年至1986年蝉联四届中国优秀报告文学大奖，2009年获改革开放三十年优秀报告文学奖、建国六十周年优秀报告文学奖。代表作有《理由小说报告文学选》、《扬眉剑出鞘》、《明日酒醒何处》、《倾斜的足球场》、《香港心态录》等。

卷首

谁在忽悠中国？

——全民收藏大盘点

别相信“盛世收藏”的鬼话，那只是富人的游戏，是祸害穷人的精神鸦片。历来的大收藏家多半是“乱世英雄”，民国时期的张伯驹、“文革”时期的马未都，就是人尽皆知的事例。都说文人祸国，编造此等鬼话又何止一处？有如“盛世修史”，谁读过盛世“修”出来的真实史籍？强说“真史”，顶多不过是一部明星们骚首弄姿的“写真集”罢了。

尽管伟大的数理家阿基米德遗憾地没把最后一个圆圈画在黄河文明地，尽管第三次世界科技革命的标志物计算机也与我们的珠算革命失之交臂，但是这并不能说明我们这个民族在算术上低能。恰恰相反，数字代表了我们这个国度的生存智慧，甚至成为每一个公民在不同时代的荣辱标尺。

千百年来，拥有田地、房屋等财富的数字大小，决定着中国人的生存地位，富者为贵做主子，贫者为贱当奴才。

新中国成立之初，决定人们生存命运的数字第一次发生反向运动——拥有财富的数字越大越反动，城市里的资本家、富商，农村里的富农、地主，均沦落为新中国的专政对象。反之，谁最穷谁最革命，城市无产阶级与农村里的贫下中农成为革命的主力军，翻身当了新中国的主人。

几十年后，财富数字的政治含义再一次被逆向颠覆——“谁富谁光荣，谁穷谁狗熊”！万元户、亿元户，直至福布斯财富榜上的中国富豪，成为中国社会的新贵，他们用手里的钱承包了地位和荣耀，让那些世代

代渴望“均贫富”的农民与城市无业者眼里滴血、心里着火，不得不盲目地攀权比富。因为只要有了钱就可以光宗耀祖，只要有了钱就能够过上和城里人一样的奢华生活。为此，身无分文的农村无产者们为了让儿子风光光地娶门好媳妇传宗接代，为了使自己的房屋层高不输邻家的风水，为了成为光荣的“万元户”，只有弃义图财，舍命一搏去从事各种冒险活动，管他黑猫白猫，什么行当来钱快就义无反顾地去干什么。

上世纪 90 年代成立的中国拍卖公司，为中国千千万万致富无门的普罗大众打开了一扇暴利之窗。成交价一浪高过一浪的文物交易，鼓舞着城里人争先恐后地四出淘宝。由此，一轮空前旷世的全民收藏热迅速在城乡蔓延，给一些温饱堪忧的农民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天赐良机。为了满足城里人没完没了的淘宝热，也为了满足自己发家致富的欲望，一些人不惜掘坟盗墓、制假卖假，从祖宗的坟墓里或玩弄城里人的智能游戏中，去攫取改变命运的第一桶金。只要没进班房，他们为此付出的成本几乎为零。不幸的是，他们用零成本去与城市收藏者博弈，但却真真切切地让中国社会整体去为之埋单。下面一组数字可以佐证：

近30年，中国境内集结了收藏大军8000余万人（中国收藏家协会估计有1亿收藏者）、盗墓大军约10万人（社科院学者观点，《今日美国报》刊载。官方指出此数据不实，偏多。民间说此数据不全面，偏少）。

近30年，出土、散落的地上地下文物约4亿件以上（以8000万收藏者为基数，平均每人藏有6件出土文物计算。在记者的调查对象当中，个人收藏的此类文物远远超出此数。典型案例读者可以参考本书第一、第七章相关内容）。

近30年，被盗掘、基建私分古墓约200万座以上（笔者根据民间收藏数字保守推算。2005年国家文物局公布被盗古墓20万座，民间普遍认为远远不止，考古工作者则强调“十墓九空”）。

近30年，走私出境文物约6000万件左右（按照海关5%抽查扣留数和海关人员“查一漏十”的说法计算。官方数据不详，民间普遍认为上亿）。

近30年，流散民间的文物数量约为全国博物馆（国营）藏品总数的33倍。走私出境的文物数量约为40座北京故宫的馆藏。

时至今日，中国境内文物市场整体违法，占人口总数0.5%以上的中国公民涉嫌非法文物交易罪或商业欺诈罪（全国现有各类古玩市场3000多处，商铺近100万家，从事文物走私、制假、贩卖活动的人数约200万以上。记者调查证实：绝大部分市场的经营项目除开赝品就是“三盗”文物，交易双方均触犯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制假卖假者触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这一组触目惊心的数字后面，还隐藏有什么社会隐情吗？我们不妨继续探寻。

这一轮敛古搏富的全民收藏运动，到底让谁发财了、致富了？

我曾向许多专家学者请教过这个问题，他们不约而同地告诉我：“农民发财致富了，用自仿的假文物去实现对富人们的财富再分配！”

那部分以身试法的农民们果真致富了吗？我发现，除极少数动手早、运气好的人挣了大票子，成为农村新贵之外，一些靠盗墓、制假为生而又没有后台保护伞的农民，有的被判刑入狱，一点可怜的家产也被罚没。有的就算侥幸逃脱法律制裁，顶多也只是填饱了肚子、盖了间房子、生了个儿子，而这些本来就该属于他们的基本生存权，还是建立在千千万万普通收藏者上当受骗、倾家荡产的痛苦之上。

那么，这几十年收藏市场上的巨额资金究竟流进了谁的口袋里呢？这一轮起势于改革初期的全民收藏运动，的确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形成了若干利益集团，最具代表性的有两类人：一类是拥有足够金融资本的文物艺术品投机商，为显性富人；另一类是贪官污吏，为隐性富人。这两类人趸藏的物品无论真假，也无论出处，都可以成为他们欺行霸市、赚取暴利的筹码。因为他们借助用金钱或权力建立起来的“绝对威望”，垄断了文物艺术品价值和价格上的话语权，只需将自己的藏品进行二次包装后送上大拍卖场，便能够创造出农民们想都不敢想的巨额暴利——农民们几百、几千元卖给他们的真假文物，到了他们手里，便可以拍出几十万、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天价——这，就是至高无上的资本与权力的力量！

全民收藏究竟给我们这个转型社会带来了什么？

从物质层面上看，持续近30年的全民收藏运动，是一场招摇文化反文化、披挂传统反传统的“金钱秀”，它直接导致了我国的文物资源危机。前几天，故宫博物院著名文物专家耿宝昌先生跟我交谈时说：“亿民炒古玩，历史文物全玩完！”虽是一句玩笑话，却道出了全民收藏的“盛况”实景。由于游戏参与者的贪婪，我们几千年存留下来的地下文化宝藏被盗掘殆尽，即便有些文物被民间人士收藏，但由于黑市流通频繁、原始信息丢失，导致这些文物真假莫辨、无据可考，几乎全部变成时代不清、背景模糊、失去根系的纯工艺品，丧失了应有的历史研究价值。许多珍贵文物甚至在交易过程中破损毁坏，带着它们丰富的历史信息与可供人类解读自身的密码，永远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之中。

从精神层面上看，经过这几十年的瞎折腾，中国人好古藏古的传统文化志趣和收藏品位，已被现代文物投机者的满身“铜臭气”严重浸淫，收藏活动早已成为一种纯粹的投资项目，伴之而来的知法犯法、投机诈骗盛行于世，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风气。

再从文化层面上看，全民收藏运动从一开始就偏离了文化轨道。

溯本追源，中国人的收藏习惯始于新石器时期，向下延续数千年之久，主要经历过神（巫）权文化、王权文化、士大夫文化、儒雅文化四个收藏阶段。

在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一些疑似巫师或部落首领的墓穴里，呈放着许多死者生前喜爱的陪葬品，如红山、良渚、龙山、齐家等文化时期的玉器，大地湾、仰韶、马家窑文化的彩陶器。那些精美的藏品从造型到纹饰，无不体现出拥有者对天地神灵的崇拜与敬仰，我们至今还能通过那些神器感悟到我们原始先祖庄严的文化志趣。

从商周奴隶主与秦汉帝王将相的墓穴里出土的青铜器、玉器，则让我们在天地人神等文化传承物之外，又看到了一种新出现的封建等级文化的影子——陪葬品的种类、器型、大小、纹饰、数量等等，成为当朝收藏者权力爵位的象征，也给后世收藏者留下思辨历史的无限空间。

从宋代开始，随着出版物和书院的增多，文化普及面增宽，文人墨客大量涌现，故六朝字画、当代名人墨宝以及文房用具，皆成为士大夫和其他儒雅之士竞相追逐的收藏品，此风一直延续到清代，尤其是乾隆时期至甚，可谓是数代风流收藏事，皆为修性兼养身！

到了晚清、民国，虽说世道不济、民不聊生，一些达官贵族和破落大户人家会变卖一些家传藏品，北京、天津、上海等地也零星出现少量古董市场和专业古董商，但收藏者依旧还是一些视古如命的高端文化人群。有些文人志士纵使家道衰败、衣食堪忧，仍旧守身如玉，卖衣卖房不卖古董，足见藏者情操与志向之高尚。庞元济、吴湖帆、张伯驹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尽管以上各个时期的人们对于收藏品的文化认同和审美志趣不尽相同，但有一点却是共通的，即收藏者都保持着某种精神层面上的追求，即便新石器时期的始祖也是如此。唯独这一次全民收藏运动，自始至终都是建立在追求暴利的幻想之上，以至于在近亿人的古玩市场上，几乎只见到上家与下家，找不着几个真正的收藏家。

是谁忽悠了亿万收藏大众？

2010年，在各大拍卖公司秋拍火爆收官，众多媒体大呼“中国艺术品拍卖进入亿元时代”之时，笔者却于料峭寒风中听到了另外一个庞大的人群发出沉重的喘息声——《中国民间收藏者横店宣言》、《中国民间收藏者北京宣言》相继高调发布——此前作为文物艺术品市场主体存在的亿万收藏大众，从财富春秋大梦中醒来后无奈地发现：自己已被手握金融资本的富豪们一脚踢出主流艺术品市场之外，几十年耗尽心血收集的藏品，变成一堆堆真假莫辨的烫手山芋，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全部投资竟然血本无归！于是，他们愤怒了，开始以各种极端的方式发泄自己的不满与绝望。或迁怒于文物专家，骂他们是“砖家”、“骗子”，识不得自家的古珍国宝！或迁怒于政府，谴责有关当局是“大忽悠”，只开放文物市场，却从来没有真正授予收藏者文物收藏权与交易权！

由此可见，所谓“藏宝于民”，无论对官方还是民间收藏者而言，都

是一面自欺欺人的空镜子。对民间，你说你家藏百宝，那是自作多情，谁承认？专家说你那些国宝全是赝品！你给自己戴上“为国藏宝”的高帽子，《文物保护法》只能授予你“非法收藏”的“光荣称号”。残酷吧？不要说合理不合理，这就是现实！对官方来说，你开放文物市场却无能管理，你赞成“藏宝于民”却无法辨伪存真，你放任全民收藏却不能让他们的藏品合法化，能不挨骂？能不驮埋怨？

究竟谁是骗子？谁是大忽悠？当然不是卖文物仿品的农民，更不是千千万万血本无归的普通收藏者。从“谁最穷谁最革命”到“谁先富谁光荣”，一次次“数字革命”让中国老百姓的命运成为社会轮盘上的骰子，随着执盘者的意志起落沉浮。特别在文化落后、教育资源匮乏的广大农村，让温饱存忧的农民去领会“义当富贵则富贵，义当贫贱则贫贱”（朱熹《论语集注大全》）的圣人古训，显然多半是矫情。再说，又有谁真正在乎他们是否能用某种明晰的文化意识去掌控自己的行为与命运呢？

有人说，假若中国没有出现拍卖公司，也许就不会有后面发生的事；也有人说，即便有拍卖公司出现，没有大面积无序开放的古玩市场，也不会发展到全民收藏；还有人说，即便开放了古董市场，假若始终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加强市场管理，也不会导致今天这种覆水难收的尴尬局面。我们还可以继续想象出更多的假若，但是通通于事无补。

历史是什么？是一场谁也无法更改与订正的时空游戏。一如今天的你我，即便身着西装、手持iPhone穿越远古，照样只能去茹毛饮血、摇尾传情。即便早已预知明天的悲剧，现在该干什么蠢事还会义无反顾地去干——因为今天就是今天，它意味着适时的诱惑无可抗拒！